大東禅林 己巳錄 共二冊 坤

己錄

稗林

己巳錄下

應教朴泰輔等疏 疏頭吳斗寅疏下李世華沈遂良李墪李寅燁金德基俞櫶金夢臣趙大壽李鎬等

竊惟人君之有后妃所以共承祖宗之統並立衆庶之上治化之所本王教之所基古之聖王重配匹之際者良以此也惟我母后之主中壼而臨一國今已九年于玆矣先后所親選以托我 殿下
而殿下之所共與經先后之喪者也中外之過言不聞臣民之仰戴方切伏見昨者下賓廳之批旨辭意極嚴有非臣子所忍聞者王言一播觀震惑豈意聖明之世乃有此傷恩害義之舉耶噫宮

闈之事有非外人所共知臣等未知矯誣假托者果是何事而設令內殿雖有過差夢想所记不過言語之失而未著於行事則此胡大過而遽加摘發暴揚不少假借被之以罔極之言震之以不測之威者哉況元子誕降實是宗社無疆之慶溪山窮谷莫不欣忭則內殿之心有不悅者乎頃年命選嬪御之舉出於內殿之勸導則其悶儲嗣之不廣忘有我之私心蓋可見矣及今元良載誕之後反懷不平之心以有慍懟之色揆以常情必知其無是理矣婦人性偏鮮不妬忌自非任姒之聖哲前世后妃誰能免此閭巷匹士之有一妻一妾者亦必須慎名分畧苛細而防閨门不靖之

端詭曰不癡不聾不可以作家長信夫苟或不然
釁生於相軋嫌起於相逼綦間愛惡之說交亂於
其間而浸潤稔熟不敢究察則其禍之所係不可
言也　殿下每以　宗社慮患爲教則臣等尤有
所未曉也元子既以進號則上係於嫡即爲　中
宮之所子矣烏有傾覆後宮貽憂元子之理哉異
時元子漸長聞知今日之擧則豈不盡然而傷痛
乎傳曰父母所愛亦愛之又子不宜其妻父母曰
善事我則行婦夫之禮沒身不衰況今　內殿有
未齊於聖心若念及於我　先后當日撫愛之篤
則以　殿下維則之思豈忍以廢絶之意加之而
無所難哉易曰衆允悔亡釋之者曰謀從衆則合

天心自有此事以來凡為 殿下臣子者上自大臣卿宰下至
三司庶官或登對而極諫或在廷而籲呼呵責譴罰而不知
止至於韋布之士皆相率抗章婦孺之賤莫不奔走涕淚凡
若是者豈有他哉良以天地氣乖萬物不遂父母不和衆子不
寧故也人心所在天意可知 殿下縱欲循一己之私而顧行不願
獨不念人心天意之不可強拂也歟傳曰人誰無過改之為貴誠
願 殿下深惟大義之所在俯察羣情之所同收還威怒亟寢
成命俾天地日月復見合德而齊耀以慰東方億兆憂遑顒望
之不勝幸甚臣等俱以世臣立 殿下之朝食 殿下之祿而仰戴
兩宮蒙恩罔極今者適在散班外列不得廁於庭燎之末以
自伸其區區庸陋之忱茲敢相率疾籲於絓纊之下惟 殿
下留神焉臣等無任痛泣祈懇之至

己巳四月二十四日卽閔中宮誕日也是日也供上單子百官賀禮
上皆却之使人埋供膳于苑中因受膳之人亟罷承旨李蓍晩
廢妃之說自此浪藉矣前應教朴泰輔已在被劾中欲廷爭而
不得遂與罷職朝士八十餘人議以封章前判書吳斗寅乃其
疏頭也朴泰輔製疏精寫翌日午呈于政院待批啓于闕下矣
上覽疏大怒卽御于便殿遂闢招禁府堂上及大臣三司而親
鞫之具大張廷燎熾熾大聲囂囂于斯時也日已夜矣諸臣
將以明日請對各適其家而惟疏頭吳斗寅前參判李世華前
參議沈遂良前牧使李墪前翰林李寅燁前正言金德基各
在依幕其餘在一室見闕內火光照耀喧聲震動而曰此必有
親鞫之擧也果聞有廷鞫之音遂卽齊會待罪于金虎門而人
皆失色相顧獨泰輔神色自若曰事之至此固無怪矣何乃驚

惶之至斯也海昌尉謂其判書曰申告解怒說話不可不先思
詳議也泰輔曰若入則 上必先問製冩疏頭直言無隱也
李世華乃解袴褶撫厥股曰三十年食祿此股已肥今日嚴
庭殆將盡矣而已燎火出自闕內金吾郎及禁府羅將高聲
急呼曰疏頭吳斗寅在何處斗寅荅曰我在此遂着枷而入
泰輔執斗寅衣曰與凡人相語尚不可誣告君之辭其敢誣乎
況此疏辭非大監獨擅之事也吾既製而又冩之願大監直言
之若不直告則吾當自死因脫韈着鞋而坐未久燎火又自內而
出急呼李世華俞櫶世華則着枷入櫶則以病時在門外
金吾郎及羅將奔走拿入火又出急問製冩疏誰也泰輔聞
即起而對曰我也遂脫網巾并烟竹給其奴曰納于母氏前云而
着重枷入李寅燁金夢臣趙大壽等執袖而言曰何不相議

於衆欲自當而入也泰輔曰吾已定意何議之有李寅燁金夢臣曰此既非獨君製之吾亦議而製之何必君自當也泰輔曰製之我也寫之者我也君等其有製寫之事乎雖死吾可自當幸勿慮焉遂拂袖而入李墪曰君何如就樂地而乎甫至此也泰輔頷而笑曰臣子此時不赴而何令公其勿為可笑說也吾意已定其可變乎遂自若而入吳斗寅則已原情李世華則姑在帳外泰輔入而同坐世華曰吾則年既衰老久蒙 君恩今雖死吾固無恨若君者既是青春又無兄弟白髮兩親非君誰依況彼國是君不如我須顧歸罪於我而幸勿自當也泰輔執枷而荅曰令監其勿為不成之言也吾之所欲言令監其可教乎人臣到此惟死而已臨死誣飾豈忍為也於是泰輔入 上使跪坐于榻前數間許奮臂厲聲而謂泰輔曰汝侵犯肆

惡久矣予嘗痛之恨不能斬矣豈意今者有此辱也汝今
背予而呂為奸惡之婦人汝誠何心敢為此橫逆之擧也恭輔
乃復跪而對曰 殿下何忍發此言也盖聞君臣父子一体也
今夫父性過度無端黜母則其子其亦有生之心乎如之何不
諫也 殿下無故而欲為此無前之過擧將使壼位終至於大
不安臣等不勝痛迫之忱惟息其一死而進疏豈敢有背 殿下
之心哉臣等之所以為中宮者專為 殿下之意也未知中宮亦
非 殿下之中宮乎 上大怒曰悪〻結縛之此漢〻〻汝終何敢
辱我乎予將用之逆律殺如汝者甚難乎哉先施刑訊之擧又
設壓膝火刑之具恭輔曰 殿下以臣為製寫疏而欲治之願
殿下執疏下問則臣請一〻陳之 上曰疏中浸潤等辭是何說
也汝詳言恭輔請疏遂条而對曰此等說話不過如此而大

凡在閭里間有一妻一妾之人不能盡家長之道而偏愛其妾則
則其間亦有浸潤之事而家道不寧 殿下近來有後宮之寵
故臣嘗疑慮之矣今者 殿下有此過擧臣意以為有浸潤
之事也 上怒曰汝敢為此說乎汝以予謂有若惑於妾聽虛言
者乎乃親召羅將高義金曰猛杖之且令以大索環其項繫
于膝低其頭迫于脅而使不得周旋其項別令嚴刑箇箇考
察左右承旨及都事及羅將輩猛杖之聲一時并唱洞口大
闌杖聲震動而聞于御校洞矣流血被面脛膚落足而泰輔
顏色自若一不呼痛識者若虛杖者並矣 上益大怒曰此漢乎
汝不為逆上不道遲晩乎洪致祥已死於逆上不道而汝亦
目擊之矣其不敢為遲晩乎泰輔低聲而對曰 殿下何其
不能知臣也致祥之事暗昧之說也臣等之疏公共之論也

殿下何曽比臣於致祥也臣之出入經幄今幾年所以 殿下
其不知臣之腹心行事有与致祥大相不同者乎 上怒曰汝何
爲陰測之女敢爲陰測之事也泰輔厲聲改容而對曰 殿
下其忍出此言耶夫婦人倫之始聖人之倫之至也雖在凡人亦
知其夫婦之義况我中宮國是 殿下中宮而聖人之訓專未
照會邇有此悖常之擧也臣竊爲 殿下慨然也 上曰汝其
攻斥終不爲遲晩乎泰輔曰 殿下近日已講周易矣其不知
乾坤之道乎雖云中宮小有過失昔在明聖王后時深愛而已
未聞有過言也自今元子誕生後始聞有如斯之過失臣則以
爲必有浸潤之讒矣 上益大怒憤氣撑中語不成音曰此漢
此漢汝復爲其言耶其言是何言也汝敢不爲遲晩乎此漢
之奸惡有甚於金弘郁也予以逆律將用壓膝火刑也羅將乎

汝不聽其言輒隨其語大搏厥口羅將不忍大搏畧施其罰
雖不至重傷且以大方杖蹴其左右滿身皆青矣乃施刑逮二
次第一次則杖不數者九箇第二次則杖不數者十四箇合而
計之幾三次許脛骨俱碎流血成瀆而泰輔終不呼痛 上曰
急令壓膝泰輔曰臣則今日固決死而 殿下則必爲亡國主
矣臣窃痛惜焉 上曰予雖爲亡國主於汝何関乎泰輔曰
殿下雖曰於汝何関臣乃喬木世臣也國家休戚恩与之同故
臣宗痛惜焉 上曰勿煩速令壓膝又顧謂史官曰泰輔此等
言則勿書也卽設壓膝之具板上碎布沙〻瓷尖如刃者而坐
其被刑之股于其上又將沙瓷末二石塡于左右其肛門及兩
脚間則以杖蹴之塡之復蓋板于上而堅縛其板使羅健壯
者六人齊聲蹴踏每一次蓋蹴之者十三度也如是者二次而

泰輔終無疾痛之色 上曰此漢之奸毒有浮於金弘郁也奸
毒如此其不能孚予乎疏中夢說亦何言也泰輔曰所謂夢
說臣別無所聞今又何知而蓋嘗觀於 殿下備忘記中矣上
曰然則汝又以予為虛辭泰輔曰此則宮内事臣何能詳知而
蓋夢者即是靈虛事耳臣何敢為事事必中而此抑何等過
也 殿下以此別為罪案此非 殿下之過舉乎設令中宮雖信
夢此皆宮内好夢之致也 殿下嘗於筵中屢有夢說故臣意
則以為 殿下亦自處以不能盡善也 上曰汝以予謂有若虛言枉
漢乎汝不過以奸慝之女為汝之黨而如是其伸救也泰輔曰臣之立
朝十三年于茲矣與世相違素不護黨 殿下其亦不知耶若以黨
論作為此不義之事而幸得中宮之意則臣何能不得於 殿下意也
臣之此疏寔是公共之論身為 殿下之臣而既見 殿下之過舉臣安

淨不淨哉臣伏見 殿下〻教之意臣愚以為 殿下以臣為西人而慘刑
也 上曰汝敢謂予曰汝西人云乎 恭輔曰願 殿下深度之母無罪而
父黜之則子必抵死爭之 殿下何不平心而深思之也 上怒曰此漢此
漢去〻肆惡急行火刑乃即具二石炭而未及持扇來以衣煽之火
焰漲滿左右侍衛之臣尚不堪薰炙之苦矣持尺鍊如二掌付着
二尺援炙火中 上曰汝今以後亦不為遲晩乎 恭輔改坐其壓膝
之股而跪曰臣既無一毫不道事寧死何以遲晩乎 上大怒左右奮
臂作坐作立而疾聲曰毒且毒矣急行火刑而倒懸于木自膝炙其
身乃立大木以細索繫足指懸于木散頭髮環于下其去地五六寸
許誠若他人則氣急難語而精神自持言語從容曰臣聞壓膝火
刑治逆之刑也未知臣有何一罪而用此逆律乎 上曰甚於逆矣遂
命于羅將曰脫其袴炙其膚天怒震霆衆皆戰慄未及脫袴而

裂破之擧火鋏薰其面肛門以下兩膝以上亦皆灸之火焰觸處必
起腥臭一時擁鼻人皆慘而不能正視矣火鐵冷則取他鋏連
二次灸之一巡十三乃一次腰下爛熳已無餘地精神如常顔色不
變 上曰汝終不爲遲晩乎泰輔曰臣既至於此豈忍改意而從
上意而誣告則非但内欺於心抑恐上欺乎 殿下也此骨雖灰
此心難變矣 上曰無数灸之而不能受遲晩乎泰輔曰臣今
日當盡臣節復有何事可以遲晩也語侵 先后趙嗣基則當
不治之而偏治無罪之臣〻勁恠之臣十年經幄不能輔導
致令 殿下有此過擧此是臣罪也復豈有被罪之事也 上
益怒而謂史臣曰勿書泰輔之此言世間亦有此奸毒之
人乎此漢奸毒誠十倍于金弘郁也又令灸其滿身右相金
德遠猶知其慘酷而囁嚅良久曰火刑素有用處今若徧

灸則臣恐別為後世之法也 上曰然則依例灸之蓋治逆也
大刑之規灸其足不脈則其兩脚間而已遍灸滿身則古未
有之規也乃以治逆之規灸之而灸其足外踝及左右又灸
其兩足十指之間足掌皆焦筋絡俱絶而恭輔精神凛凛
言語有倫 上曰上疏之際俞櫶不知云者信乎恭輔曰俞櫶豈
不知有此疏也但其時病不得來送其子着署而疏本則
終不得見矣其曰不知云者非虛言也 上曰李世華云與汝
同製信乎恭輔曰製之而寫之臣皆為之李世華豈能費一
辭也哉其曰與臣同製者是救臣之意也 上曰汝終不為遲晩
乎恭輔曰臣既無遲晩之罪 殿下若欲殺臣雖令直斬臣不
敢辭而 殿下何必欲受不可受之遲晩也臣伏見 殿下
發怒達夜天威不霽夫人憤懥失情則氣必不平竊慮夫

玉体之不寧也 殿下雖欲使臣強爲遲晩臣決不爲遲
晩矣若不忍杖誣稱遲晩則死爲誣服之鬼而亦將地鬼之
笑豈不愧哉臣母年七十父年六十五致死今日不得復見則
人子情理天地無涯而旣爲人臣々當盡忠一死已決私情焉
顧伏願 殿下速令斬之第伏念臣雖死々爲義鬼固無後悔
而 殿下以不忍之事行不忍之刑國家興亡於斯判矣聖躬
之累爲如何也中宮素憂國家之無嗣故曾於選中勸選侍
御則其無妒忌之意此可見矣元子誕後復豈有妒忌之事哉
此必有浸润之讒而有如此之過擧矣臣生不能格君之非寧欲
速死而無知也願 殿下速斬之速斬之此外更無可陳之辭也雖
無數灸之遂閉目終不能語 上乃抵掌大怒曰判義禁其不能
親受遲晩乎閔黯喪精失魂委肢搖尻而下舌澁失音而言

曰罪人〻〻斯速遲晩泰輔乃擧眼視之厲聲曰君請度之吾有
何罪而可以遲晩如是其迫脅也黙乃憮然而還白曰雖灸無數
萬無遲晩之意也 上乃諭之曰甚迷矣此漢也遲晩則放之而
不爲遲晩甚迷矣泰輔曰殿下困臣何也 上親鞫施刑慘且久
矣亦有不豫色乃還入殿內而令下內兵曹命杖之使侍衛亟
視之曰其生乎曰不死矣 上曰一國横逆朴泰輔之悖毒予嘗
知之矣予之施刑已至於此而終不爲痛呼之聲悖毒且甚有
甚於金弘郁也左右羅將一時解縛以後良久呼吸始通而
喉中焦乾自不能言矣差備門書員者持和米飲納于口泰
輔飲之問其姓名令中使令下內兵曹加刑一次睦来善疾聲
大言曰此罪人非歇杖之罪人也猛杖之猛杖之泰輔高聲曰 天
怒震動御前嚴鞫固所當然而吾有何罪可以酷刑而又從

嚴鞫何也曰謂羅將曰榼杖之彼既考察汝何敢杖乎睦来
善作氣示威猶未已也刑之慘酷小不下於御杖矣自二十
五日夜始受刑翌日辰時乃已刑問蓋三次而杖數二十有二
箇壓膝二次也火刑二次也烙刑不知其幾次矣同跪之人待
罪门下聞朴桼輔之無數受刑皆自分必死而莫不流涕痛
哭矣自內兵曹將往禁府欲裹其股而無物可裹羅將使
外人揩獻裹股之物金夢臣趙大壽二人裂其所著衣獻之
而未盡裹桼輔謂都事李廷桼曰斬吾上衣袖裹之云而
布幅未易裂桼輔曰持刀来剪其幅李廷桼如其言裹之
而不能善裹桼輔輒教而裹之又出袖中扇給李廷桼曰
此物在袖硬碍不好君須傳於我家於是具項足鎖向禁
府荷戈之卒擁入左右其從侄朴彌純排軍士披衾執手曰

賢哉吾叔也前頭事機又未可知也須頹持神焉綦輔擧
被視之曰吾心已定云矣而因入於禁府時大人在郊外猝然
親鞫故未及相見而已入禁府乃館于府門外聞其不死
欲觀精神送言曰如可執筆修書以送綦輔曰今聞國家以
逆律論罪雖父子之間修書相通未安云矣明日又將推鞫領
議政權大運劉曰綦輔之罪雖萬死無惜更加嚴刑則猶可
矜頒減死焉乃安寘于絶島故出禁府爭觀其面者滿
於鍾樓路不可分而綦輔於衆人中能知其親舊輒擧手
賀之中路老少咸曰賢人之顔生時可觀相與比肩於街而或有
痛哭慘惜者矣綦輔火熱甚盛喉舌不通命在頃刻故暫止
于明禮宮坊家而慰其親曰願平心寬抑焉不當此時母氏
氣體何如云矣衆人云日勢已暮症情如此過夜城中明朝

出门可也泰輔曰吾病雖劇罪名已重況又氣息猶有未絶豈敢頃刻留此也及其暮將出南門市井老人皆免冠爭荷其蒿轎曰此進賜不可不安荷也雖此時人心亦知其激厲矣遂出南門外其母氏即養母也自幼收養故慈愛至情無異已出矣急〻出見雖萬方調療萬無救活之道故握手拊背叫哭痛哭泰輔慰曰不死今日更覲母氏此亦幸矣雖死何恨伏願母氏須勿傷懷焉精神雖或如常火熱日漸有加故既廢飲食又當遠路雖有扁鵲難以治療見者流涕而悲惨焉泰輔曰吾以爲必死矣尚今不死其或不死而生耶行中寂寥時欲披覧書冊而命裝之親舊則皆止之门生則欲從之其大人以爲不可而心竊悲之病勢日重不能登程留門外看證矣過数日證加百層 王命又急以爲留滞未安也五月初二日

渡江戾東幕病勢日劇火熱且甚故都事啓曰罪人朴泰輔
病勢方劇着鐙蔟配何如 上曰知道泰輔滿身極浮且痛而
以其兩親在故針破火毒而一不呼痛時或與友相戲而以示
平常底意也問其從侄曰卽今國事何如曰中宮出矣泰輔
驚曰已焉哉已焉哉傍人戲而慰之曰病勢如此其能生乎
此甚惟毒必不死矣泰輔曰國家欲其生而寘矣而今吾氣
力自不能生矣肥膚日腐精神時變崔錫鼎握手流涕長浦
曰丈侍病患近來何如云矣泰輔曾与門生相議使平山畵其師
世傑方畵其大人之像而未及垂畢畵師已歸矣平山府使命
斗一泰輔未死前一日來見之泰輔曰平山之去世傑家道途既
遙遠信又易顚永叔留念通示以遂吾願也其精神可知矣泰
輔一向危劇知其必死而曰吾死則葬于金浦地使我已親每

作孤魂也盖金浦卽其養父之山所也乃請見母夫人〻〻叅
夫人卽出見之泰輔曰子將死矣不孝雖極此亦命也謂之何
哉伏願平心寬懷須勿過哀也子之後嗣不出於胞之兄弟
矣大夫人不忍相見嗚咽而入其友問曰於吾等亦有欲言事
乎曰復何言哉少焉閉目乃問曰李天賦來乎問至再三此
則其大人之友也妹弟李濂曰應教平生事無所愧今又死義
魂亦何恨答曰於平生豈能無愧乎李濂曰六臣墓在彼與此
相對誠無愧也答曰年少之人何不擇言之至斯也從侄塔中通
津見鞫廳之人問泰輔曰原情之辭意鶻突衆共之疏亦自獨
當誠非善處之事也其言豈乎何乃如是而至於死也泰輔
閉目而臥遂開眼擧頭曰誰爲此言也使我甚欲歸之崔錫鼎
李墍乎崔李先製衣而語意模糊故吾盡改製衣而寫之吾旣

為之而豈忍歸之於他人耶假令雖非自為而事已至此豈可委之人以自免耶因言竊聽之事而火熱時上候香已焦事之顛末有難具陳通達曰日後亦豈無從頌之時耶遂止之大夫人復來見之泰輔曰母氏前别無所陳之事而唯望氣候之安寧也小夫人在大夫人側悲泣不已泰輔曰吾死之後則母氏之所恃者惟我夫人況我後事亦在夫人夫人若死則事多有不忍言者矣須勿過哀而自保事我母氏如我在世之日也今吾將死矣此非夫人所在之處須速侍母氏入夫人泣而不能去乃擧頭而責曰男子不絶於女子之手速入無在此也因令從侄扶而去之大人曰復有事可言者乎對曰無他事可陳而睦俊未學須顧勤教焉大人曰吾豈以汝謂其生也猶此至今不死故意其或生矣今則汝其必死矣謂之奈何其惟就死之從容乎對曰吾將

從容就死矣大人不忍目覩出而痛哭泰輔使李瀗白于大人
曰吾欲親陳大人而已極慘痛故吾未得親陳君須往告焉
吾之兄弟死於目前情理至此不亦慘乎惟冀理遣毋至
傷懷焉且言治喪之具曰吾平生不着色衣今日又死於罪
辜從儉治喪焉於是痰氣漸上乃曰何不速死也而已卒于
苫席乃五月五日云

朴泰輔字士元號定齋世堂子也

甲戌錄

四月初二日備忘記頃日賓廳日次乃是國忌而汲汲來會意以
謂若非邊情必有惹起鬧端之舉矣及其入侍也右議政
閔黯果以咸以完事陳達而仍請令禁府推覈可罪者罪之
可放者放之予姑允可而竊訝其閔黯之獨見以完有所酬

酌矣纔過數日禁府堂上肆然請對張大獄情著之囚禁若
今反爲鞫獄昔之定罪者今反爲極刑一日二日使三日囊頭
之罪充滿於金吾轉相告引輒請面質面質纔了幾盡請
刑若此不已其所前後援引者亦將次第羅織主家及一邊
之人其得免於榜掠竄殛之科者鮮矣愚矣君父與向搢紳之
狀極可痛駭參鞫大臣以下并削奪官爵門外出送閔黯及
禁府堂上絶島安寘
備忘記備忘之下本院已久而更鼓過半尚無奉傳旨之舉衆
首相議必欲營救之狀誠極痛駭入直承旨及玉堂并罷職
今此覆逆之論在外承旨三日必無不知之理一体罷職
傳曰前領議政南九萬叙用
傳曰銀臺近密之地不容暫曠政官牌招開政將任不可久曠

訓將有闕之代以前兵使申汝哲除授仍爲譯拈傳授密符
備忘記强臣孽敢有搖動國本若反爲廢人措致祥李師命
等伸救者當以逆律論斷爲李翔救若當論以重律以示意
明白布中外
傳曰前領議政南九萬復拜領議政
備忘記曰直金斗明司果李東郁并承旨除授
備忘記本兵重任不宜虛帶兵曹判書睦昌明今姑改差以
江陵府使徐文重除授
備忘記幺人趙嗣基誣辱先后之罪決不可不夬正邦刑仍爲
鞫問
傳曰金戣及所告人等仍因事分付
初二日傳曰禁府無堂上雖難設但罪人趙嗣基姦邉都事仍

爲拿囚事分付

傳曰前領議政金壽興左議政趙師錫幷復官賜祭

傳曰金壽恒以首相謫制陳達之語多咈公議固有所責而至於伊時兩司之臚列罪案者似非宲狀特爲復官

傳曰前參議金錫衍之前席奏達可謂妄發之甚者而罰已行矣不可終棄特爲敘用

備忘記曰囚人陰告罪囚至於此多不可不斷速決處韓重赫李時棹康晩泰崔格等供辭中雖有提起廢人事此與遠禁陳疏者有異幷減死邊遠定配李時檜李譚俞泰基李彥純韓楷洪萬疇黃劉俞後基李震明韓碩佐邊震英金春澤李䢓伊李後晟金通明李東蕃李起貞洪萬翼卞鶴齡金魯得元次山幷放送此外未及拿來罪人等幷覈之減以究

之希功容告捽起大獄之狀萬萬痛惋令禁府除尋常嚴刑五
次後絶島減死定配
傳曰綾平君具鎰前監司朴泰尚前郡守李壄前縣監柳尚
載前判官金時傑李三錫前僉正金夢臣前司議沈廷輔前
監察沈廷協前府使金洪福李圭昤等并叙用
備忘記天官長席不宜久曠已判李玄逸受由在外上來遲速
不可預料令姑改差以前判書柳尚運叙用除授
備忘記竄配人中可放之人倉猝未能記得而其中金鎮龜金鎮
圭金鎮瑞金萬埰李彦綱并爲先放送
傳曰三司一空不可不變通金夢臣應教除授尹德駿校理除授
李寅燁修撰除授俞集一掌令除授金時傑持平除授李
寅炳柳尚載正言除授

倫忘已治獄者天下之大命是以古人人臣陳戒於君必曰欽哉惟刑
之恤哉其意誠不偶然而今日臣僚乃以刑刑勸人主豈不大
寒心哉判府事柳命天曾以金起門獄事至請設鞫至於取
服以非法導其君者也伊時雖據理不許而後弊所關決不
可以既往寘之柳命天罷職勿叙

傳曰前大司憲尹拯被謫蒙放人金鎭龜金鎭瑞金萬埰李
彥綱等并叙用

院啓御營大將黃徵素乏人望性且傾險乘時濫冒驟躋卿列
曾叨本任不但見輕於將校物情莫不爲駭此時重兵決不
可仍畀請御營大將黃徵姑先罷職守御使吳始復㧾
戎使張希載姓名屢出於援告廳秘密雖未知事情之輕
重處分旣入援告之中則不可仍畀將兵之任請守御使吳

始復摠戎使張希載並遞差　荅曰依允
傳曰金鎮圭洪受瀗金盛迪敘用
遠竄罪人李秀彥李仁夏定配罪人李頤柳星彩宋克悌尹
以健韓範濟李萬亨李世剛金萬栽李成朝李秀鎬朴致道
申範華申拱華李泌李檳崔慎金廷悅金錫胄妻門黜
罪人金萬吉放送事啓下
府啓請在囚人姑為勿放使誣告羅織者之形跡畢露前後援引
在囚之人等一並仍囚究覈又啓近来銓曹注擬一循私意官方
淆亂吏曹叅判柳命堅叅議權重經等如此縱恣之人不可仍
置銓衡之吏曹叅判柳命堅叅議權重經並罷職　荅曰今
竝所論大意好矣而抑有所不然者噫叅鞫諸臣之邀態如見其
肺腑也往在辛丑冬以金廷悅之獄事意在罷職曰其時判付

嚴明不得售其綑打之心未嘗暫弛矣今此獄事非是別樣乃
一串貫來而容接以完代陳桐前遂起大獄鍛鍊慘刻靡
所不至若任其所為又過一二日則將無可囚之獄而魚肉之計成
矣豈不大可寒心哉前頭嚴鞫以究則奸狀自露已放之獄
決不可更囚也罷職事依啓
備忘記曰銓曹時無行公之員若有不時開政之事則必有顚倒之
弊前監司朴泰尚吏曹參判除授以為斯速察任之地
政院啓曰禁府堂上在外入来今已日暮而被謫人等尚未發配何
以為之 傳曰閔黯濟州大靜縣安寘柳命賢羅州黑山島安
寘鄭維岳珍島郡安寘李義徵巨濟縣安寘睦林一南海
縣安寘當日内押送
初三日備忘記被謫人門黜蒙放人李秀彦金仁夏申鍰李翊

李檟李秀僑李泌韓范濟李成朝金萬栽金萬吉并叙用
備忘記逮國本之日君臣分義大定如非病風喪性之人焉有他
意乎前大提學南龍翼所撰教文若曰久於委曲則可矣若
曰他有則其罪奚止於竄逐哉此則決非為人臣者所忍聞
也且以其時戶判柳尚運疏中所謂為太子死者今日即臣之
心之意觀之足以洞燭心事南龍翼特為復官
備忘記向日列于卿宰之人或已身故或方在喪而官職有闕
無補大將亦無宗職朝廷殆空不可不急先變通大護軍
朴世采右贊成除授大護軍尹趾完左贊成除授司直申
汝哲判敦寧除授都承旨尹趾善刑曹判書除授護軍申
翼相工曹判書除授前監司金鎮龜戶曹參判除授護軍李
畬刑曹參判除授護軍林泳工曹參判除授而即今吏曹

堂上一空殊甚可悶叅判朴泰尚從速察職更爲申飭

府啓水原廣州畿輔重鎭而近日簡愼不擇其人以趙湜之愚騃許墀之躁妄俱不可仍畀請水原府使趙湜廣州府尹許墀并爲罷職 答曰依啓

備忘記大靜安寘罪人閔黯賦性凶險樂禍無已每以一邊之人皆懷患失之極將無所不至者蓋指不軌也予心痛惡略不動聽故未梢魚肉之計至于今日之密告而極矣閔黯与以完可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決不可只令安寘任其自在仍其配所嚴加栫棘

府啓李畊命以奸毒之性挾斗筲之才廣植黨與主張論議前後指嗾乎是反道悖理之事日夜經營無非傷人害物之意人皆側目世共寒心當此更化之日不可不亟施屛裔之典請副

護軍李耼命遠竄金羅監司李雲徵起身白徒素無名稱
以義徵之弟挾姻婭之勢從前傾歷已極濫猥及受湖臬
重任物情莫不駭此 請金羅監司李雲徵罷職不叙 依啓
禁府被謫之類亦即書啓事分付
備忘記前都事朴泰恒輔德前察訪李彦紀獻善前府使
柳成運文學并除授
初四日備忘記尹堦李翊李選尹時達未蒙放而死於謫所并
一体復官
備忘記金錫胄位在三司持身不簡約且其第宅宋有愧於古人
僅容旋馬者至於壬戌逆告人金重夏金煥之獄事處事逕庭自
致人言伊時兩司之臣以重夏等按律處斷事閱屢歲而不之
允可見公議之拂鬱則固有其失而第朝家之待重臣事体

自别原其本心此豈負國而然哉特為復官籍沒之舉出於權
奸之媢嫉而本非穩當底道理其令該曹一一出給
備忘記金益勳於壬戌之獄處事滲戾以致伊時臺論之峻發
則固有所失而至於權奸之於重夏一体驅入於不測之地者
既涉冤枉亦甚慘毒而予莫之察未免玉石俱焚噬臍何
及其令該曹特為復官籍沒一一出給
備忘記朝家舉措務歸得中而曩時至請追奪鄭澈官爵於
百年之後者思之至今寔為已甚勿為追奪
刑曹定配罪人金日晉成僩金慶載尹息李孚俞善基放送
事付標啓下
禁府李聃命昌城府遠竄韓重赫江界康晩泰渭原崔格慶
興李時檜慶源減死邊遠定配啓

初五日侍教李桂天親病呈辭給由
倫忌祀前承旨尹世紀金構前護軍李思永前牧使宋光淵
李世翊前府使金昌協李弘迪李台龍尹弘爲前執義李
萬齡前郡守俞命雄前判官俞命弘鄭澔前縣監李東
馣前判官梁聖揆前都事金宇杭前察訪尹聖駿前典籍
朴權前正言李彦純前縣監梁志禎并敘用
倫忌祀判中樞府事閔鼎重特爲復官賜祭
禁府成虎雄朴泓拿囚啓
府啓趙嗣基逆辱 先后之罪 聖明覺悟快施邦刑凡在血氣
莫不欽仰其時營護者獨遺刑章則殊非春秋討罪之嚴
請亟命覈出從輕重定罪京畿水使鄭德謙本以狂妄之
人奴事權門且無貪婪不可寘之於三道統御之任請削

去仕版 答曰依啓

院啓前御營大將黃徵李義徵人所指目縱恣悖理不可不亟施流放之典以快輿人之心請并遠竄 答曰依啓

初六日禁府尹愭拿囚啓黃徵長興李義徵泰川遠竄啓

倫忘記向時臺臣之臚列宋時烈罪狀者不翅一二而其中駭君亂統之說朝家曾已伸卞則此不過彼輩從前背持之好題目而已何足爲有無於其間哉至於妄發宗廟一欵尤是萬萬情外之言亦不足多卞而第己巳疏中有廢妃冊太子等說實涉不韙當初被謫盖由於此而予嘗平心徐究宋時烈最荷 孝廟之殊遇圖報之誠不後於人寧忍有他意必是一時之妄發則前日處分無乃不得其當而抱冤於泉塗耶以此心常自遺而悔悟矣及今羣情皆伸之日宜有别様

恩典特為復官賜祭

禁府啓曰趙嗣基原情中巧飾抵賴之狀萬萬痛惋除尋常各別嚴刑速正邦刑何如 又啓曰歲以完原情云云刑推一次多發可惡之說推托自明嚴刑如啓 答曰嗣基誣辱先后之罪以完嫁禍僭仲之狀皆是痛惡而忍杖牢諱之狀尤可惡並除尋常嚴刑鉤問此非等閑罪目勿論齋戒拘忌逐日開坐

初七日政院啓曰昨日側聞禁府定配罪人李時棹作亂於捕將張希載家不勝驚駭招問從事官李後慶則以爲李時棹今初五日二更量率奴四人直入于大將家據坐其胷極口詬罵拔其佩刀欲爲刺害之際家僮齊捽僅以得免仍令結縛亂杖三十度後捧招放送時棹以定配罪人不卽就道作變於大將家事極驚愕不可以已發配而寘之請令該府還爲捉囚考

㝡處寘罪人之不卽登道亦爲可駭押去書吏囚禁治罪時棹
之作變於大將家宗爲無前之事而大將之不爲啓達私施亂杖
棒抬放送亦涉矇矓捕將張希載推考何如啓　傳曰允
禁府啓趙嗣基嚴刑一次忍杖不服加刑得情何如　答曰對人
子而辱其父母尙不忍爲說況對君父而辱說先后是何忍
也甚矣疏中窮凶情狀畢露無餘而一向堅忍終不直招之狀
萬〻痛忍除尋常各別嚴刑期於得情
禁府李時棹拿囚啓矣始復睦來善拿囚啓
禁府都事曺錫禹閔暹拿來都事趙泰東李義徵拿來出去
禁府啓目罪人咸以完刑問二次受推云〻依前傳旨加刑何如啓
答曰今此獄事〻非是別樣事卽與前日金廷說獄事一般
是在如中元無模捉只以疑似之跡鍛鍊是如可見但於判付

不得售計彼輩之無聊伺釁早晚起鬧固已自料是如乎頃
於引對黯果以〻完事陳達而猶恐其不準所請乃以巧言
面陳回以完欲以此直爲上變臣止之曰事非大段而至於上變
設鞫則必致搔撓余當面陳於榻前云〻又曰此不過自禁府
推鞫可以定配者定配可以放送者放送云〻予非不知其計
而欲觀其情跡之畢露而處之姑爲面從是如乎幾過一日
禁府堂上汲〻請對設鞫與前所請鞫〻相合其視君父有
同嬰兒恣意欺蔽必欲魚肉縉紳之狀萬〻痛心如黯之罪
雖十人當之死有餘罪況一人衆惡皆備者乎今觀以完所
供其經營設計不出所料是置閔黯閔章道及援引是在
李義徵吳始復睦来善鄭翰國李時棹并即拿来爲先各
別嚴刑以啓

院啓司書趙琡以凶人嗣基之徒蠅營鈲付濫叨清顯物情之駭固已久矣當此嗣基嚴鞫之日不可在書筵重地請削去仕版捕盜大將沈樸屢忝閫師惟肆貪虐及授本任治盜不嚴剽刼之徒縱橫於市都之間事之可愕莫此爲甚請捕將沈樸罷職不叙

初八日府啓昨見政院啓辭定配罪人李時棹率奴四人作變於前捕將張希載之家將欲拔刀刺害之際家僮齊抹僅以得免云此案前所未有之變也喉司之請推大將識得事体而第夜入人家謀殺人命係是死罪況此罪人不卽就道率黨恣行夜入於大將之家有此刺害之計而身爲大將不卽啓達明查其罪私施亂杖捧招放送聽聞駭惑事体壞損不可推考而止請張希載罷職時棹及徒黨四人一体禁囚考律處罪

又啓伏見前日備忘記中有定配罪人金日晋放釋之命臣竊
為近來托名章甫投疏希覬者十餘年來爲一痼弊日晋疏言
言則雖是其間所條奏不曰東〻蔵頭説話亦甚朦朧請收
日晋放釋之命

又啓請康陵參奉趙緯漢極邊定配

初九日備忘記强臣幺孽敢爲伸救廢人者當以逆律論斷事旣
以明白布告外此則專出於嚴飭伸雪復位亂我國事〻第念
自古帝王於此等事雖已明罪廢黜而亦必參酌善處恩威并
施不害爲寛大之道也頃年有一大臣以廢人移寘別宮等事
陳劄啓允矣更又思之廢寘已久世子未離阿保似此處分未
免太遽故姑寢不行矣今不可全無恩禮其令該曹移寘別
宮守直致廩等事參酌擧行　禮曹啓曰移寘別宮定於

何處啟稟 傳曰今玆處分略倣宋仁宗處廢后郭氏之事
處所定於於義洞宮
備忘記故判書閔宗道身為宰列廣植黨與戕賢病國無
所不至其在嚴懲惡之道不可以既骨而置之追奪官爵
戶曹啓曰別宮修理令方舉行而致廩一欵取考漢史則漢武帝
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冊收璽綬退去長門宮供奉如法云此可
援以為例何以為之 傳曰依此為之 禁府趙緯漢富寧遠竄啓
政院啓曰趙嗣基營護之人金德遠李玄逸等不無多少輕重之
别而至於定配一欵非本院之事何以為之 傳曰李玄逸削黜
金德遠削職 禮曹啓曰廢妃移處別宮時導從儀節無可
據前例難於酌定何以為之 傳曰儀節令儒臣稟定可也
備忘記前判書金萬重復官前監察延最績既知其冤不

可以人徵而不為復官特為復官
禁府趙嗣基刑問二次不服加刑得政何如　答曰依啓
府啓前日偷忘記中金日晋放釋之命請還收判中樞柳命天
陰氣所鍾世濟其惡陰賊凶猾為人所側目久矣及秉朝
政擅弄威權頤指御宰肆行胸臆生殺禍福在其手中凡其
脅持君父魚肉縉紳之罪蠱國病民貪淫縱恣之狀不可勝
擧而排擊異己締結凶徒晝思夜度視天劃地密謀秘計
人莫有窺測戕賢害物皆出其陰嗾街巷訛謠目以閔柳而
黯与命天二而一矣且以偷忘記觀之因起門之獄事導　殿下
以刻刑者命天也贊以完之陰謀欺　殿下以起獄者閔黯也
命天与黯罪無異同固已　聖明之所洞燭而並著羣奸逆
出黯乃居首已被栫棘之典則命天獨安得偃息於牖下

乎請前判中樞府事柳命天極邊安寘 答曰日晉事不允
命天事依啓
傳曰凶人趙嗣基逆孽 先后之罪宗是神人之所共憤而亦不
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也窮凶情跡畢露疏中特以凶獰
堅忍之故尚保首領此而仍斃杖前安有如此無法之國乎宜
有別樣處分諸承旨即爲收議
政院啓曰凶人趙嗣基別樣處分事命下矣嗣基曾与朴櫶
相爲表裡逆孽 聖母屢年屛逐不自眠罪愈懷憤憾又
復乘時投疏首尾臚列無非逞憾於 先后之語其通天之罪
与仁弘造謁輩小無異同一刻容息於覆載之間宗是國人
之所共腐心者也原其罪狀畢露於前後而疏中別無更爲
鉤問之端爰辭中抵賴之語尤極凶悖亟正邦刑以雪神人

之憤固不容少緩而第念王者刑法雖謀叛大逆必待其承欵後處斷蓋以常憲不可不守而後弊不可不慮故也今茲嗣基之剔揀處分係是法外非臣等之所敢輕議敢啓 傳曰卿等之論寔出守常憲而慮後弊也其令該府依施判付各别嚴刑取服速正邦刑可也

院啓故相臣宋時烈以三朝禮遇之臣爲一世士林之宗羣奸嫉娼竟使儒賢抱寃於泉壤之下人心憤欝士氣沮喪者六年于茲矣今幸 聖衷悔悟昭雪至寃凡在瞻聆孰不欽仰請其首發合啓臺官入侍諸臣戕賢病國之罪不可不懲請令政院考出分輕重定罪 荅曰依啓

十一日弘文館啓曰取考前史則漢武帝廢后陳氏退居長门宮供俸如法皇明宣祖廢后胡氏居于清寧宮進排如

常儀者載在史冊此皆從厚之意也今此移處導從節目禮
記雜記曰諸士大夫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註曰士大夫有罪
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之禮行者致命其國云
出宮時亦以夫人行禮則今此移處儀節倣此舉行似為合
宜而莫重儀節非臣等淺見輕議自上叅酌處分何如 傳
曰所謂長門清寧兩宮在禁中耶在闕外耶卽為考啓弘
文館啓長門宮則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期城南之離宮註
曰離宮卽長門宮也在城南亦以此推之則似是別宮清寧
宮皇明畧記宣德之年十二月皇后胡氏上表讓位太后張
氏憐胡氏之賢仍命入居清寧宮云以此觀之似是大內而
此外更無倉猝考據之文敢啓 傳曰知道移處別宮命
下之後使人致問則辭意悽惋悔心殊切令人不覺感動于

中予今日之心亦古仁宣二君之心也更命入處于西宮景福
堂供奉如法而入宮時用屋轎搃管及軍兵儀仗差備導
從等事參酌磨鍊舉行令該曹斯速擇日以入宜矣
禮曹啓曰廢妃移處景福堂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今四月十六
以前皆有拘忌十七日二十四日為吉云兩日之中以何日定行
傳曰十二日拘忌不甚大段而按曆則乃吉日以此日入宮事
知悉舉行
禁府啓曰罪人李時楫咸以完面質云云互相推諉終無歸
属嚴刑得情何如 依允李時楫之據胥詬罵等事假令的
實是良置既是發配罪人則其在張希載之道啓稟處寘
事固當然是去乎況旀既与時楫對坐接語則其非乘夜突
入昭然可知而希載乃敢不稟朝廷擅自用刑其縱恣無忌

憚莫此爲甚不可以罷職薄罰懲其罪遠竄 又啓曰趙嗣
基刑問二次不服嚴刑得情何如啓 答曰一向堅忍之狀尤
極凶獰是置除尋常各别嚴刑一一鞫問期於輸款
禁府柳命天康津縣安寘張希載明川府遠竄啓
倫悖逆予惟君之於猶父之於子予何語可隱耶予悉所蘊
而仍及交修之道可乎嗚呼以曾母之賢而三至則不免投杼
是以終古所難言者莫難於父子之間也所易動者莫易於
父子之間也當初建儲之日締漢之疏猝起又有嚴始冊等
說噫嘻予於前代史略已閱覽非不知伺間恐動之手段
每在此等處而非惟父子之間人所易動之處予思予病恒在
粗暴此病根痼發必做錯向時處分之過中職由於此也嘗於
燕閒之際平心徐究而自道曰今建儲乃宗社之大計也今

日臣子即世祿之舊臣也安有為宗社大計而為世祿之臣者
如非悖理之人敢懷一毫他意於其間也哉然則緯漢之凶訐
無乃得行諸臣之本心無乃未暴耶以此常自悔恨宗神明之
所知也竊觀己巳以後彼輩之所為若非循私蔑公則率皆反
道悖倫予於是決知其不足与共國事而國家處事亦豈容
易始此隱忍中夜慨惋者久矣今幸天誘其衷黯之与淑完
陰謀欺誣君父魚肉縉紳之計透露無餘當是之時若以顛
倒之意不思所以廓揮乾斷則是知過而不改其得其失孰
輕孰重乎噫今日懲前毖後之道將若之何正宜剖斷私意
痛功疑阻開心見誠以禮接下開不諱之門納忠讜之論言可
用則翕受敷施無歸空談言不可用則寘之而已或有狂
妄不中之言亦必優容不必摧折宗是功悳之務此寡昧之所

當自警于心者亦有以責励臣僚庶幾其交修者也一紙播
告言出肝膈咨爾臣工敬而聽之自今維新期致太平則國
家之福生民之幸莫大於茲云云
院啓頃年凶人盧以益投進一疏誣辱 聖祖語意絶悖不忍言此
宗覆載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不敢更提凶醜之文字以慼我
先王而伏想 聖祖已洞燭矣夫以益特一鄕曲窶人子耳秘史之
說於何得聞白地粧撰肆爲汚衊上以驚惑天聽下以疑亂人心
憑藉史記潛挑網打之計援引死者欲爲滅跡之計其造意
之凶險設機之陰密豈是一以益所獨爲哉遍考宗錄旣無
疑似則薄施流放自爲彌縫此所以公議愈激而輿情尤憤
者也日月在上鬼蜮莫逃王法至嚴罪惡難貸請凶人以益
亟命嚴鞫處斷

府啓頃以凶人趙嗣基嘗捄人等嚴出定罪事論啓蒙允矣
伏見政院考出日記啓辭傳敎則李玄逸削黜金德遠削職
之命固知 聖上裁酌定罪之意而臣等竊以爲不然也嗣基之
誣辱 先后通天極悖之罪亢爲 殿下臣子者莫不欲食其肉
寢其皮沐浴請討之不暇而李玄逸假托儒名急於護黨肆
然投疏極意營護一則情或可恕一則猶當開諭二則曰情
無可惡語言失當末乃以此終爲廢錮等語反復瀆撓無
所顧憚其謂之可恕而無可惡者同其惡也其不欲廢錮莫
復敘用者是濟其惡也噫嘻甚矣逸亦人也其黨凶賊而負
殿下何忍至此也至於金德遠身爲大臣當 聖明詢問之日全浸
嗣基之罪狀諉之於耗荒妄擧而以十年竄逐情勢可矜等語
請張皇闔闢俯仰探試敢請 上裁其所營護實非偶然語意之

放肆雖與玄逸有間用計之巧密殆有甚焉而論其心腸與嗣
基如出一套今嗣基既以出送方在嚴鞫則其時伸救之人揆
諸王法斷不可以削職削黜而止請金德遠竄逐李玄逸極邊
遠竄 答曰金德遠中道付處李玄逸遠竄
前啓金日晋放釋之命還收事停啓
十二日備忘記噫洪致祥罪犯非細故頃以伸救者論以逆律事 下
教矣更又反復思惟雖無狀屬籍至近高年貴主在堂予寧不
輕不忍仍寘罪網特為復官致祥既以復官則辭連之人似當
寬宥李徵明沈權并放送趙亨基叙用
備忘記前妃之入居西宮寔由於辭意悽惋悔意勤懇予亦畧反
以宣宗仁宗之心為心之意而其他供奉一應諸事并如常儀
其餘伸救者論以逆律之旨昨日承旨以司謁口傳啓曰明日

移詣景福堂供奉儀節一皆如法則其在舊日臣子情理礼
經不可無起居之節惶恐敢稟 傳曰依爲之
鞫廳罪人韓重赫康晩泰崔格等減死邊遠定配傳旨減死
二字付標以下
備忘記驪陽府院君閔維重海豐府夫人恩城府夫人并復爵號
禮曹啓曰今此西宮各道朔膳物膳依法供奉事既以啓下矣三
名日所封方物及端午節扇油物等似當依此一体擧行以此
意分付各道何如 傳曰依啓儀仗輿輦并如常儀可也
備忘記既復府院君爵號又命備輦輿儀仗者其意豈偶然哉
其令禮官涓吉擧行
備忘記當此有枉皆伸之日既知其冤則宜有哀矜寬恕之道貴
人金氏特復爵號

院啓分承旨史官兵曹堂上郎廳摠管衛將官門將昨日差
出使之直宿於本宮矣今日移詣景福堂既是一闕之內而
直宿處所亦似不便何以爲之 傳曰既是一闕之內并爲
減去可也
禁府啓本府都事十員內參上四員出使參下三員未差只有
三員行公遞日開坐之時非但苟簡前頭出使無以推移
出使都事曺錫宇趙泰東金大任李楸之代令該曹間
官相換卽爲口傳差出何如 傳曰允
禮曹啓曰命下矣冊寶措備然後可以擇日擧行冊禮都監堂上
郎廳令該曹爲先差出急速措備事 傳曰依啓
備忘記邦運回泰中壼復位民無二主古今通義具氏張氏王
后璽綬仍賜嬉嬪舊號以爲世子不廢定省之禮

傳曰都提調以領議政啓下提調則以禮工判先爲啓下可也

傳曰玉山府院君夫人爵號教旨幷収取燒火事分付該曹

備忘記册礼時例有告廟須教之擧而即今復壼位及廢嬪

事其在有事則告之之道不可不先告令該曹擧行而告廟

文中以莫察忠言誤疑良佐等意措辭事分付

傳曰明日自大小臣僚中宮殿依例肅謝而其他馬牌內旨等

事爲先擧行事趂即考例擧行

備忘記逺竄罪人韓重爀康晩泰崔格今無可罪之事放送

備忘記前承旨韓構幷一体叙用

傳曰廢妃玉室將下本院撞碎埋寘

禮曹啓貴人金氏復爵號事命下矣宣飯所用一應雜物令

各該司依前例擧行之意分付何如　傳曰允

政院啓曰遠配罪人韓重赫康晩泰崔格等放送事命下矣
咸以完獄事姑未結末而當初援引諸人蒙放者臺論重發
請爲還收以完推覈方在姑停中而今此重赫等經先放釋
事涉未安傳旨不得奉行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

十三日禁府啓目罪人趙嗣基刑問四次不服加刑得情何如 傳
曰依尋常各別嚴刑期於得情

罪人咸以完刑問三次李時檡刑問二次不服加刑得情何如
啓 依允

禮曹啓曰備忘記前頭冊禮時例有告廟頒教之擧命下矣
此爲莫重變常之禮而判書參判在外臣宗泰獨爲行公
不可草草擧行判書臣尹趾善令政院別爲下諭催促
以爲急速上來擧行之地何如 傳曰允

政院啓曰臣等伏見昨日倫音記有既復府院君爵号又命
倫輦輿儀仗者其意豈偶然哉今礼官涓吉擧行断有邦
運回泰中壼復位則民無二主古今通義其収張氏王后璽綬
仍授嬉嬪舊爵以為世子不廢定省之礼之 教臣等身居近
密邇遭此變節聚首驚惶惴悅難狀由其事出倉猝未暇
商確故入直之臣不及往復該曹經先奉承致令莫重莫大之
礼將未免草草擧行臣等反復思之終有所未安者壼位陞
黜是國家何等重事而不令大臣親承朝廷齊議遽下一紙
倫音於政院有若尋常節目循例奉行者然此豈大聖人處
變審慎之道哉臣等竊以為徐待大臣之入来從容講定然後
方可以無缺於大体有辞於後世矣伏願 聖上更加三思焉勿
以成命之已下仪節之已定為拘而亟召大臣宰臣及三司諸臣

會議朝堂務得至當之歸不勝幸甚 荅曰玆事重大未
免草草擧行之說果為得宜依啓辭會議可矣
府前啓金德遠之竄李玄逸極邊遠竄事停啓
禁府李三錫拿囚啓
政院啓曰以臣等啓辭大臣宰臣及三司諸臣會議擧行事允下矣
大臣在外未及上來姑待其上來擧行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
吏曹判書柳尚運上疏大槩義分斯嚴不得不來詣城外而滓穢
之蹤不敢重入脩門逕遞臣本職諸務仍削姓名於仕籍以砺
一世事 荅曰省疏具悉搆揑之說何足掛齒遞卿其安心勿辭
從速入來行公仍 傳曰吏判疏批已下卽為牌招
傳曰驪陽府院君墓所特為遣承旨致祭
政院啓曰卽聞禮曹判書尹趾善來到城外云卽為牌招

察任何如 傳曰允
禁府金德遠洪州牧中途付處李玄逸洪原縣遠竄啓
又啓曰咸以完嚴刑四次忍杖不服加刑得情何如 答曰各
別嚴刑得情
又啓曰前判官李三錫原情云云語補遲晩刑推得情何如
答曰姑停刑推議處
又啓曰趙嗣基刑問五次不服加刑得情何如 答曰各別嚴刑
期於得情
傳曰嬉嬪房金貴人房賜牌奴婢及田畓依例擧行事分
付該院該曹
禮曹啓曰今四月二十三日 中宮殿誕日陳賀時應行節目
磨鍊開坐依此擧行何如 依允

十五日持平金時傑啓曰臣以金德遠〻竄李玄逸極邊遠竄事論啓而及承金德遠中道付處李玄逸遠竄之批非不知玄逸等罪犯至為深重而一向爭執亦涉瀆擾故与同僚相議停啓矣即聞物議大加非斥揆以臺体臣何晏然而順於柳命天極邊安寘之啓同僚以為命天曾判度支及銓衡劉公移私輦輸狼藉且奪海堰濫發軍丁等數罪謂當并論而臣意以為論罪之道既舉其大不宜逐事覼縷而妄自刪去不復一〻簡問矣至今同僚又以為非弁甬之失無以自解其不可仍冒也決矣請命遞斥臣職 荅曰勿辭退待物論

禁府都事曹錫禹罪人閔黯拿來

十六日禁府啓目閔黯閔章道原情云〻閔黯段所供如是相左咸以完以此辭緣更為推問後稟處為白乎旀閔

章道段與以完拈辞相左是白實咸以完一次面質後稟
處何如啓 依允即為更推面質後以啓為乎矣不特此也
王妃在本宮時與貴人互相出銀交結掖庭是如造言流
入亦可推諉於以完輩乎此說之流入在於庚午冬間金
廷說之獄事起於辛未春而彼輩之齮齕廷說者莫甚廷說
曾為昭陽廳軍官是孫今日継起此獄事前後所為脉絡
相通極為陰凶是實如此明白之事渠何敢隱諱乎蹬章道
處以此亦即為先嚴問

又啓曰趙嗣基刑問六次不服加刑得情何如啓 答曰除尋常
各別嚴刑鉤問期於得情

又啓曰咸以完刑推既準五次所當依此傳旨發配而布帒點
考等說與時樟互相推諉以此一款添入問目中為白是實

未及輸情之前不可經先發配李時棹一体更加嚴刑鉤問
何如啓 答曰咸以完情歸極爲痛惡則其罪不止於發配
而悤猝之間下語未免乖舛是宜絶島減死定配六字傳
旨付標
院啓故相金壽恒承 先朝顧托之命爲 殿下蓍葉之臣淸名足
以鎭俗雅度足以範世精忠大節允爲上下之所孚信惟其
眷遇之最隆而委任之最專也故向來羣少之蓄怨稔惡積
有年矣及其當路而用事也乘時抵巇羣憾蝟起揑無搆煽
無所不至姑提其大者而言之庚申鞫獄逆節昭著則按法鉤
問謂之羅織 先朝受誣事端彰露則明覈致罪謂之搆
殺又以交通宮禁締結王家等語勒成罪案廿八化捃摭臚列
無非挾私陷人之訐噫嘻甚哉以壽恒之平生操履謹飭守

正而枉彼此等罪名人之爲言何至此極自古宵人之戕害忠
良者必以晻昧難明之事橫加而文致之使主聽易惑人心
易誣歷考前史若此之類何限而未如向日之慘毒若其時
臺章閱月兪音久靳則恐 聖心之或悟陰計之莫售卿
宰合辭恣意媒孽畢竟寘之極罪而後已輿情之憤鬱
士林之嗟傷愈久而不已天運循環淵衷感悟 聖諭復降
辜枉畢伸戕賢毒正之徒不可不明正其罪卿宰疏頭及
主疏人既因他事方在嚴鞫竄逐之中雖不得舉論而其餘
黨人隨參之人亦可寘之勿論請奉朝賀李觀徵諸人以
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合辭首發臺官金邦杰金鼎台
等遠竄 荅曰依啓
傳曰金領敦寧一体致祭以表予意宋奉朝賀致祭時遣承旨

十七日李觀徵吳始復尹以濟俞夏益朴相馨申厚載李玄
逸權愈李瑞雨睦林儒等同諫院啓辭削黜金邦杰沈
檖金鼎台鄭善鳴等同諫院啓辭遠竄
偹忘記罪人正淑賦性奸毒百惡具偹蔑視君父肆行凶臆
搆造虛辭睚眦必報宮中之人莫不重足惴〻此而寘之無
以懲惡故頃年旣以投畀絶島而論其所爲跡涉凶悖決
不可定配而止令該府拿来亟正邦刑
禁府啓目趙嗣基刑問第七次不服加刑得情何如啓　答曰
各別更加嚴刑期於得情
又啓目閔黯閔章道等更推云〻所供如此　上裁教是白乎
旀咸以完更推所供段閔黯出一小紙使矣身依此爲之以
其所言書出小紙事段千萬曖昧至於李墰李起貞

等抹去事段置元無請抹之事是如爲白乎旀閔章道一
處面質爲白在如中以完則以爲不待其矣所言以爲本
書是如爲白乎旀章道以爲一依以完所言書出是如互
相推諉爲白臥所中間使令招致以完爲白在崔山海面
問以完書出小紙時在旁參見是如爲白去乎崔山海拿
來禀處何如啓 答曰閔黯父子與希載親密者國人
之所共知一日希載遽札偶然現發其言往見閔黯則
其言如此云云其所爲設計凶慘予尋常憤恨必欲
明正其罪有此發爲問目鞫問之擧則渠何敢如是牢諱
乎張希載爲先拿來嚴加鞫問
禁府崔山海拿問啓
十八日昨日領議政留待引見時所啓臣伏聞政院啓辭以

為壼位陞黜是何等大事而不令大臣親承朝廷齊议
手勿以成命為拘令大臣諸臣三司會議朝堂務得至
當之歸云自 上有依啓事會議擧行之教臣之淺見政
院之啓甚是失當若者當已巳年嬉嬪陞壼位之時則
為其時朝臣者以礼經爭執可也及夫陞位之後名号已
定母儀一國則凡為臣子者皆已事之以君母矣至今又有
還降之擧其在臣子之心与己巳之時何異以臣子常理言
之亦當以死爭之而但今日事与己巳差別者 中宮殿既
以當初正后再復位号而又爭嬉嬪之降号則難一国二尊
之嫌今此日臣子所以既復位為慶且以降号為慽惝悦
難狀驚愕靡定而亦不敢有所陳白於 殿下之前者也
今若以 殿下處分為有欠於處變審慎之道而反欲使

諸臣會議以定則是子而議母臣而議君天下寧有是理哉
設令諸臣獻議必不敢容一辭於其間且會議之舉只
見欲其重而反輕欲其當而反失非但臣子之所敢爲亦恐
殿下非所當下詢於諸臣者也朝堂會議似不可舉行故
敢稟同副承旨朴東臣曰莊事至重至大故臣等竊以爲廟
堂不可不與聞相議陳啓元非更爲可否之謂而倉猝之際不
能審愼誤下會議二字之後臣等亦覺其差誤欲爲陳暴
本意而煩瀆是惧不敢有所更達矣　上曰當初政院啓
辭本意元非更欲可否之謂也以廟堂不得親承傳敎之故
重其事體也大臣之陳達如此勿爲會議可也又所啓嬉嬪降
號乃因中宮殿下復位之後不可有二后而然耳與其有罪而
見黜者不同伏想嬉嬪亦必引分自安於心自今以後宮闈

之間庶幾雍禔和平而伏見政院啓辭有壺位陞黜之語
若曰陞降則或可矣云陞黜大非其宲妄乖甚矣乃於至
敬至嚴之地措語之失當至此其時啓辭承旨不可不重加責
罰而猝遇變常惝怳之際不及慎擇文字亦難深究并推
考何如 上曰推考可也
十九日判義禁柳尚運以名入於罪人文書呈辭 答曰出疏何足
掛齒從速察職是日尚運辟不進
二十日府啓故相臣閔鼎重歷事三朝終是一節精忠清操模
範一世而位望隆重最被媢嫉栫棘之不足至請寘之極律
讒人罔極一至此哉其餘惎間宋時烈攻陷金壽恒其所粧
撰說辭打成罪名了無一毫近似者至於三清一壁茅棟蕭然
旋馬之地有目皆見而敢以大起亭榭結搆宏麗爲言則

罔上陷人之迹即此可知雖緣 聖心堅定終靳允命而含寃
抱痛竟死窮荒圜置之中國人之嗟傷久而未已今幸淵
衷悔悟澤洽幽明群小戕賢之罪不可不懲請其時 首
發按律始官金元燮持平趙湜正言尹昇和并令遠竄忠清
監司金澍政令乖舛自稱有罪凡干舉行不爲舉行受命
藩臬柔措駭怪請金澍罷職 依啓
二十一日幼學辛相東上疏請先正臣李珥成渾並從復祀於
文廟特賜諡號於宋時烈別致慰祭旌閭之典於朴泰輔吳
斗寅以慰士林以表忠直 答曰省疏具悉有懷必陳予用
嘉賞賜諡致祭旌閭等事令該曹稟旨柔行而復享文
廟事頗涉顚倒用是難處也
二十二日去夜推鞫罪人成虎斌尹憘刑問各一次不服

政院啓曰奉朝賀宋時烈論罪人政院考出日記則已巳
閏三月十二日大司憲權瑎大司諫李玄紀執義金澍司
諫李壽徵持平沈檠李萬元正言趙湜李元岭以嚴鞫
按律事首發合啓又於已巳六月初三日備局堂上引見
則閔黯權大運睦来善金德遠同辭啓請參酌處斷
而仍為賜死矣請更令該院定罪何如 傳曰允
二十四日鞫廳罪人尹憘成虎弑刑問各四次不服
義禁府郎廳以大臣意啓曰以府啓趙嗣基盧以益移送
鞫廳既非法例請於本府兩廳嚴鞫宜當敢啓 傳曰依
為之
備忘記追惟已巳之事不覺忸怩于中也莫察悃愊抉摘
語言誤疑良佐遂至於恩禮衰而幽鬱莫伸予嘗平心

徐究怳然覺悟大加悔恨寤寐輾轉積有年矣奚但今日而
已哉然則今茲渙發綸音重正壼位寔出於復天理之公而
賴宗社之默佑也宜令詞臣前頭須教文中以此等意明
白措辭

二十五日昨日晝講知事柳尚運所啓故奉朝賀宋時烈被
罪時或以門生訟冤或以士林陳疏有被謫削版者被謫
之人既已蒙放而削版之人尚有未蒙恩敘且時烈之孫殷
錫無他罪目只以時烈之孫削版宋後錫即宋尚敏之子以
其父冤死之故曾為末官矣亦在削版中殷錫雖死似
當並施疏蕩之典矣參贊官金斗明曰向時之論罪時
烈門徒也罪名不一而多有托以他事搆成罪案者今該
曹抄啓被罪人等自 上處分似宜矣 上曰依所達

書入可也檢討官韓聖佑所啓化理之初竄謫及冤死之人
皆因廣並蕩之政莫不蒙宥復官而李顯命尚在竄謫
前承旨李東濱當初臺官以鄉曲之事被謫而死合有一
体并施之典故敢達 上曰儒臣所達如此李顯命放送李
東濱復官
禁府啓目罪人趙嗣基刑問八次不服加刑得情何如 答曰
除尋常各别嚴刑期於得情
刑曹內人英叔刑問一次後巨濟縣減死定配啓
明日世子相見禮正時巳時初三刻
臺啓君臣父子之義天理民彝之大經大倫也是以人臣事君之
道父事君而母事后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苟或不幸而
遭非常之變罔極之痛則惟當疾聲大呼碎首泣血思

所以盡於所事而納君於無過者斯固撐天地亘萬古不易
之通義也當巳巳廢妃之際擧國含生之類輿臺之賤婦孺
之微莫不悲號飲泣籲天無階伊時在廷之臣苟有一分
秉彝之天者固宜不避鼎鑊號泣隨之以盡匡救之義以扶
倫常之重而身爲大臣袖手旁觀職在三司阿意順旨半日
庭請暫時伏閤終歸於虛文塞責而已汲汲奉行如恐不
及甚至於宗錄考出之請有若應行之規貽禍後嗣謄諸
播告之文原其情迹雖造謁仁弘無以復加人情之痛菀義
理之晦塞固已久矣何幸天佑我東　聖心感悟中宮復位
羣生改觀萬品得所邦運旣否而回泰人紀旣絶而復續
則當時導瞍之羣凶誣詆之巨慝豈容一日偃息哉請其
時領議政權大運左議政睦來善極邊遠安寘大提學閔黯

絶島圍籬安寘大司憲睦昌明掌令李元齡持平裵正徽
校理金澓權珪正言成瓘修撰沈檏李畬幷卽極邊遠
竄啓

府啓臣等竊伏聞己巳秋陳奏使引對時嗣學申厚載以不恭
不敬之言陳達於榻前而泛稱相臣不擧其名所謂相臣者
未知其爲誰而其所爲言絶悖無倫有非臣子之所不忍爲
所不忍聞者今此討罪之典獨不及於逊詆之臣憲將無以
快人心而伸王法請申厚載拿囚問其姓名以正其罪 答曰依啓

禁府尹夏濟楊閏道拿囚啓

二十六日去夜鞫廳罪人尹愭成虎斌刑問各六次不服七次不服

禁府成瓘拿囚啓又啓曰罪人盧以益原情云云觀此所供則一
自尹夏濟曝晒史庫之後逊及 聖祖之語騰播中外矣身

不勝痛迫之情常欲一進叫閽而趑趄不敢是白如乎与尹
夏濟隆濟遇於京邸問答之語十分明白是白去乙指出語
意陳具梗槩是如爲白去乎尹夏濟隆濟爲先拿問後
稟處何如 依啓 又啓目罪人趙嗣基刑問九次不服加
刑得情何如 荅曰除尋常各别嚴刑期於得情
又啓目罪人李義徵張希載等原情云云李義徵姑爲仍囚
以待决末後稟處張希載段幾盡吐實而猶未承欵刑推
得情何如 依允 司諫朴熽所啓宋時烈誣捏之徒不可不懲而
其時入侍權大運睦來善金德遠閔黯及首發臺官金澍
持平沈檥正言趙湜李光玲既因他罪方在竄逐囚繫之中
今不必舉論請大司憲權瑎大司諫李玄紀司諫李壽徵
持平李萬元並命遠竄 上曰依啓

二十七日禁府權大運海南睦來善河東睦昌明翔州權珪
康津李元禎蔚山裴正徽富寧鄭善鳴鏡城金澍江界
沈檝龜城沈季良龍川成瓘機張極邊遠竄啓

昨日鞫廳大臣以下請對引見時領議政所啓伏見禁府公事有
張希載嚴刑鞫問之舉希載之罪未知於律輕重何如而旣
是自 上所知則似無更為得情之事且希載乃是 王世子
至親論以八議之法遽施刑訊殊甚未安敢此仰達 上曰大臣
所達如此以前定之罪勘斷可也 知義禁徐文重曰希載頃
者所被之罪与今就拿之不同以何罪勘定也 上曰再下判付
定罪可也又所啓張希載之罪与閔黯相連而閔黯則時未吐
實似當嚴鞫而國家處大臣之道年八十以上不可訊鞫而以
衆證定其罪參酌定罪何如 上曰大臣所達如此勿為訊問

府啓伏聞昨日鞫廳大臣以下請對時有希載除刑推之教
云臣竊以爲不然也凡按律之體必須嚴覈其情節然後可
以勘斷輕重而今此希載所供半吐半呑猶欠明白則更不鈎問
徑先酌處大有乖於獄体張希載姑爲仍囚嚴刑得情可也
而不爲爭執徑先還配有違臺体請掌令李宜昌遞差不允
禁府權堦寧海李玄紀北青李壽徵寧邊李萬元光州遠竄
副司直金時傑上疏大槩臣於鞫廳凡事不能無慨然者妄陳所
懷冀蒙裁察焉 荅曰省疏具悉兵曹乃國家倚任之重臣也
爾則不過一同事郎官也以郎官劾重臣事体不輕雖在可言之地
國宜十分審慎況幺麼一同事郎廳乃敢挺身投疏凌踏重臣若
是其肆然乎噫變化之初群彦彙征協心共濟是予所望而曾未幾
何先事傾軋若此之論予本不欲觀而如此之習予亦不欲長也

二十九日禁府罪人成虎斌物故啓 以金時傑上疏內緩獄等語判義禁申汝哲知義禁徐文重呈辭 禁府金守杭拿囚啓
三十日南九萬以金時傑上疏內雖以委官之尊亦如是竝等語引以呈辭 自上優答 禁府啓曰尹夏濟原情云云史事傳說諱不直招与盧以益面質後稟處何如 依允
又啓崔山海原情云云所供如此以此辭緣更問於咸以完閱章道後稟處何如 又啓申厚載原情云云所供如此 上裁何如
答曰觀此所供与政院日記所錄下語輕重大相不同不為從實納招之狀殊極可駭更推後稟處可也
五月初二日禁府罪人尹憘物故啓
初四日領議政南九萬連日辭免 上連遣承旨史官傳諭而不出 初五日府啓罪人趙嗣基窮凶極惡之罪非獨一國

臣民之所共腐心而痛骨鬼神亦必陰誅其不可假息於覆
載之下决矣渠之罪狀旣已明白於渠疏中當初政院之所啓
雖爲常法之不易而亦失討罪之大義則直爲取招結案
未有不可請亟正邦刑　依啓
判義禁申汝哲知義禁徐文重牌不進
初六日備忘記昨日金吾堂上之牌招盖慮重囚之久滯而
亦爲趁即奉行之事則出而奉行事体即然而一日之三
違召命此雖出於情勢之難安而揆以分義豈容如是不
可無警責之道禁府堂上從重推考　知義禁徐文重
尹趾善牌不進　廣州幼學李時俊上疏大槩請明示国
母受誣之痛以扶倫綱兼附野人献暴之誠以備裁察事
答曰省疏具悉身在草野爲国進言予用嘉之贈典収

錄等事當令該曹稟處

初七日政院啓曰大臣以金時傑罷職還收徐文重知義禁許遆及密囑郎官近上用刑不可不卞覈事 ○ 答曰可不依施金時傑罷職傳旨既已交周徐文重知義禁之任亦已改差則密囑郎官卞覈一款亦當稟旨擧行其郎官衆聽人聞於時傑然後可以知之自本院發牌招問

政院啓曰命下矣金時傑發牌招問則以爲頃於夜鞫之時臣與其時問事郎官洪受濾接席而坐禁府都事尹以豊坐於臣等之後訊問罪人之際輒以下杖必高之語傳教聲分付於刑吏不止一再故洪受濾顧而呵止之盖以杖高近膝以罪人易斃故也臣於翌日坐於西廳適見尹以豊詢問其高杖之由則以豊曰此豈一郎官之所敢

擅便耶堂上分付至三啟不得不如是云則同其堂上乃徐文重也都事李光朝亦於其日同在一廳既是向時之人而其爲分付非諸人之所同聞情跡頗涉黯黮故有云矣今時傑所對敢啓　傳曰尹以豊之造意不正顯有脅持之跡極爲駭然拿囚以聞　知義禁李世華謝恩　府啓洪原遠竄罪人李玄逸包藏禍心締結權奸肆行凶臆靡所不至而曾在中宮殿下出處私第之日投進一疏語意絶悖有曰不順壼儀自絶于天又曰爲設防衛謹其糾禁噫噫此豈臣子所忍言哉自絶于天是何等罪名而乃敢勒加於不敢加之地謹其糾禁亦未知其設防何事而其所下語若是陰秘也前後凶徒之語犯中壼者非止一二而未有若李玄逸之特甚者也雖因他事既以被謫而惟數款不可寘而不問請遠竄罪人李玄逸拿問勘罪

何如答曰依啓

禁府啓目罪人趙嗣基旣已結案取招爲是實大典推斷条亂言略干犯於 上情理切害者斬籍沒家産亦依大典擧行何如啓 依允禁府罪人趙嗣基當日堂古介行刑

十二日禁府啓目閔黯之所爲必有言根出處章道之所謂必有其人等語似指張希載是白乎矣伊時推問之際數款不爲推覈於張希載處是白乎旀希載招內往見閔黯仍與酬酌之際語及近來浮言流行之狀是白如乎閔黯以爲其中一人有欲告變者是如爲去乙矣身果不無信聽其言之意是乎矣至於諸孔事段矣身精神昏昧不記其言而諸孔內達者是白乎喻是如所謂浮言流行之事及顯有欲告變者姓名不爲直陳爲白乎旀諸孔內達之事昏昧不記

是如為白乎所其言之糢糊泛然莫此為甚是白乎矣伊
時究問之際此等事情未及窮覈今此勘罪之際上項數件
更推明覈然後定罪何如 依允
又啓申厚載更推云云既已自招更無可問事 上裁何如
荅曰睦來善仍其配所嚴加栫棘以嚴討罪之典申厚載
段議處
又啓冬至副使許穧原情云云承服不盡刑推得情何如
傳曰都承旨持此書題与提學偕往泮宮儒生等試取以來
十三日備忘記罪人吳始壽窮凶之罪与嗣基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及今權奸恣意欺誣之罪既已痛懲則決不可寘而不論
吳始壽追奪官爵 禁府啓目申厚載議處云云所供反覆
思惟則日記所録果非爽実是如為白寘初招不以実對之

罪在所難免以此照律何如 依允

又啓曰咸以完之招与崔山海所供大相不同崔山海咸以完閔章道更爲面質究問後稟處何如

答曰豎之父子与以完陰謀欺君父而起獄不但魚肉縉紳甚窮凶情節無所不至之狀明若觀火則鬼神亦陰誅是去乙章道乃敢以胡辭蔓語巧飾納招是以予前日備忘記辭意盡歸虛套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豎之父子之罪惡而終免顯戮則其何以嚴懲惡之典乎爲先依啓即爲一處嚴問後稟處

又啓張希載原情云云以前後判府辭緣發問目爲乎矣或稱昏昧或稱對下然後可以詳知是如前後所供如是糢糊不吐其實以此斷定罪案 上裁何如 答曰旣以明知之事如是糢糊納招之狀殊極駭然更爲嚴問

脩忘記居首泮中諸生進士尹趾仁直赴殿試生員柳重義直
赴會試
合啓自己巳以後權奸東国誣詆坤宮無所不至而未有如睦
来善閔黯之特甚者職在大臣之列倣出不敬不謹之語
指教奉命之臣而轉達前席身為主文之人敢以貽禍後
嗣之說譛諸播告之文凡有血氣孰不痛心請圍籬安置
罪人睦来善禁府罪人閔黯並命嚴鞫處斷　答曰睦来
善不特此也頃年李鳳徵䟽中有　仁敬王后在天之灵之
語来善肆然陳達於
榻前而　仁敬王后在天文字亦甚可恠云云噫為臣子而
使不得用在天二字於国母予嘗痛惋於来善無將之心
依啓

十四日三司以為謀害國母之罪不為舉論且徐文重自卞之語多
憤罵之辭而不為重勘之罪臣等難免請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
兵曹叅判李玄錫上疏云云　傳曰以上疏何如承旨啓
廣州儒生朴詢等上疏請故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從
享事　答具悉頃者權奸輒事欺蔽之状業已覺悟則矧
此事關斯文係時汚隆者乎當令該曹禀處
政院啓曰兵曹叅判李玄錫上疏語意容啓事傳教矣臣等取
其疏本反覆詳見則其大意欲朝廷務好生之德杜私邪之
逕其為言自附於規戒之義而第拈出其庚午疏辭推演分
析歷示前後翻覆之事歸之一轍者不但全無邪正是非
之分下語遣辭顯有左右引事借喻無非譖戾而況天討
有罪衆以典刑唐虞盛代之所不能無則當此奸凶矯誣

之後所以明倫植紀討罪懲惡之典其可以專務姑息而廢之耶大抵玄錫因庚午之疏爲其儕流之所攻殺不能保則反今自解之言不得不如此若其文辭蔓語隱忍回互雖不直白而在聖人聽言之道惟當受而寘之不必深究其意使異同之論幷容包涵之中臣等之所見如此敢啓 傳曰今觀密啓允合予意大抵玄錫拈出庚午疏辭意在自解而其語意隱伏回互宲多謬戾雖不罪之無足觀者此疏還出給

十六日禮曹啓目因辛相東疏宋時烈朴泰輔吳斗寅致祭旌閭以慰九泉之寃魂以樹一代之風聲而事係恩典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答曰贈謚之典宜速擧行而朴泰輔吳斗寅之忠節無愧於古人宲爲嘉奬幷特爲賜祭旌閭

禁府啓目盧以益尹濟夏面質云云向答荒亂莫此爲甚未有

歸一指的之端頃年自政院指問尹濟夏啓辭及盧以益疏本
令政院考出憑問後稟處何如 依啓
又啓閔黯原情云云供辭如此 上裁何如 答曰矯誣王言肆然歸
過之狀萬萬痛惋今觀所供略無惶恐伏罪之意極為無嚴
尤為痛心以此更為問目以入
又啓張希載更招云云前後所供與此無異一向牢諱 上裁何如
答曰此乃親見明知之事則不必一向更問而黯與以完陰謀密
計隱然嘗試矣纔過一二日黯果為陳達於榻前其陰凶之
態手脚盡露頃日備忘記中若非邊情必有惹起鬧端之測戎字
教指此而發本非泛然下語也既有謀害國母之罪又有欺君
又啓崔山海咸以完閔章道一處面質則所供如此請山
海等并姑為仍囚更觀前頭議處何如 依允以完段

各別嚴刑得情
又啓申厚載驪州安平驛徒三年定配啓
十七日漆原幼學李杜章上疏為民生救弊事入啓 答曰省
疏具悉以處事令該曹以處
十八日刑曹啓目正淑傳旨內辭緣遲晚籍沒家産依大典永
行何如啓 依允
刑曹罪人正淑當日堂古介行刑啓
閏五月十四日備忘記朴尚絅之罪狀不特一時喜事而已眩惑
天聽疑亂朝廷無所不至如此陰邪危險之輩若不明示
好惡快施迸斥則必將接踵而起空今日朝廷而後已
豈不痛心哉朴尚絅遠地定配
備忘記朴尚絅之先施儒罰失之太寬而正言朴權身居

言地不恤公議汲汲請寢而至以言疏二字加之於此輩已失抬
体況朝家方以朝著之一空為憂敦召大臣諸臣權一邊請
遞承牌之承旨重為謬戾亦甚矣不可無糾警之道遞差
十五日刑曹朴尚絅留寧府邊遠定配
院啓平安兵使金夢良本起常調未有名稱遽至己巳以後
徒以偉祖近族寅緣濫次累叨匪據及據是任以來專
事剝割肆行賂遺西關之人無不唾罵請罷職不敍
答曰勿煩
前啓疏儒朴尚絅還收停配之命及左承旨金斗明右承旨李
東郁遞差事停啓
刑曹朴尚絅金海府定配事改啓
十六日清州幼學申用濟上疏大槩請追奬古師宋尚敏之

欝孝復其贈爵旌其門閭且還收禁斷建設鄕祠刊行
疏冊之命以伸公議以長士氣事　答曰疏陳事卽曾已
成命者可不服施焉
十七日禁府張炫巨濟張燦南海絶島定配啓
全羅道同福幼學金履南上疏大槩敢陳官屯之弊以備
裁擇事　答曰疏事令該曹稟處
十八日禁府啓目睦來善原情云云承服不盡刑推得情何如
答曰姑停刑推申厚載拿來一處窮覈歸一後稟處備忘
記卿之前後懇辭之章輒以疾病爲難之故予之批旨亦以大
臣不責以筋力之意縷縷開示矣只緣情未孚格造朝之期
漠然言念國事中夜無寐寧欲枉駕而不可得也噫大臣
事体自別出入必扶腋已有故事其不可以疾也決矣史遣

近侍諭予至意卿無困我肩輿取便安心上來以副虛佇之
望事遣承旨傳諭于領相
十九日備忘記昨日宣傳之別諭豈出於至意而誠礼未至莫回
卿心愕然且慚無以為諭鄭澔之出於好勝未必有欲論未
及論之意則總已及之矣今觀澔疏於卿更無一毫難安之
嫌也噫國事泮渙鼎席殆空靜言思之憂心如惔罔知攸措
也茲以手書特遣銀臺之長申諭如渴之意卿其体諒
即起視事仍為參鞫使君臣間情志交孚不獨專美
於往牒是予所望也
二十一日院啓副摠管洪時疇為人濫猥性且貪鄙夤附
權門屢典字牧人之嗤點固已久矣而當群奸秉國之日
至使兩子首倡兩賢黜享之論又主鑴賊立祠之議以售

諂附挾身之計睺叨兩闡專事肥己遍歸之大起第舍人言藉藉莫不爲駭而無所忌憚猶不知戢如此縱恣無忌貪黷不厭之人不可寘而不論請罷不叙 不允

同事郞廳安世徵金弘郁金世翊外任代洪受瀗任瀜元朴權啓三司請對合啓春秋討逆之義昭如日星嚴如鈇鉞婦孺皆知亂賊亦懼雖其甘心護逆者固不甘生意於容護而頃在羣奸秉國之日乃以庚申逆節欲歸於伸雪白脫之域援跽登對敢欺天聽援面內吾肆行凶計胃之誣獄揩以妖逆終至於翻案而已其忘君護逆之罪可勝誅哉庚申逆獄之狼藉鞫案之明白 聖上在上洞燭處斷則此不但文案之昭載難掩而已雖在凶黨宜無異辭而奸凶之徒惡於報怨鬼蜮之筆功於死黨聚首急聕謀議於晝宵恣

意幻矣嘗試於君父欲抹逆豎則乃以爲懲毖釀成欲飜獄
事則反以爲罔打鍛鍊錮聡塗明略無畏忌彛盡逞憾無
所不至屠戮勳臣籍家焚券庇護逆孽坐收復爵肆其
胷臆露其手脚不念護逆亦逆之義相率同歸於黨惡之科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噫黨人之肝腸毒螫有難盡狀而姑撮
其章奏筵疏中無嚴者而論之或曰堅柟雖無叛逆之實狀名
有希覬之將心或曰揷血之說非堅所供而添入於勒加或當初
起獄專出於誣告或曰庚申之獄皆是羅織又或曰伸雪之典
宜先根本也凡所以指逆爲誣右賊曲護一以售熒惑之計一以
肆戕殺之志者無所不用其極而若堅若柟猶不無全然伸
理至於挺昌則同聲一辭極力下雪或稱士流或稱至冤盡
寃至謂謀逆則決知其不爲噫叛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

所共誅如使此類小有嚴憚之心則為 殿下之臣者何敢以
此等語言萌於心發於口耶壞亂王政汚衊清紀已至六年
于茲矣何幸天運循環 聖心悔悟慝情盡訃照燭無餘
妖腰亂領遂伏其辜既復帶礪之籍且伸丹書之寃光明
赫然萬目咸覩則其時護逆之徒論以王法宜加懲討而黨
人之護逆翻獄者非止一二則具在 聖朝好生之德寔有不
可之誅之義且念其所以申救挺昌者亦与清雪堅柟不無
有間齊恩討罪之典亦當有斟量平反之道請還已翻獄人
金德遠李玄紀權愭絶㠀圍籬安寘李壽徵極安寘申
涬權愈遠竄明示王章之嚴以快国人之憤 上曰依啓
府啓掌樂僉正尹梅憸邪之狀鄙陋之態言之可愧而頃當被
謫諸臣之相継論臣也為媚權相至以鬼神隂誅等語肆意

醜辱以為乞憐媒爵之資其時叅聽之人至今憤罵論其
情罪殊極痛惡則如此之人不可仍寘衣冠之列請尹梅
削去仕版南兵使李萬夏為人愚濫懊怯惟以陷害儕類
謟事權奸為發身計頃授湖郡專事貨賂數年之間驟
到閫任物情駭憤到任以後益肆貪虐軍民怨咨如在水
火如此之人不可仍寘北門重寄請李萬夏罷職不叙 不允
禁府金德遠珍島李玄紀南海權愭巨濟絶島圍籬安寘李
壽徵義州極邊安寘申滉靈巖權愈珍山遠竄啓 府啓
益山郡守宋焞人本愚騃技止貪饕出賦施令徒仰吏口
誅求侵漁毒流民人訟獄之間全昧枉直癡暗之狀有同土偶人
多傳說莫不為駭如此之人不可久畀字牧之任請宋焞罷
職不叙 答曰更加詳察處之 前啓尹梅罷職事 依啓

院啓長水縣監安汝益典獄奉事安世禎即奸細無頼之徒
而希載之妖妾乃其孽族也罪人閔黯初無締結於希載
乃以汝益求為之階梯因緣交好潜通相議情同骨肉蹤跡
陰秘逮至己巳乃以不識字之人濫占小科即通仕籍莫重國
試肆然用私至公名器任自擅弄以為酬恩報恵之資国人
之駭固已久矣及今黯與希載表裡相和簸弄機関至於
流入諺札謀害坤殿此則 聖明之旣已洞燭而一国之人所
共切歯而腐心者也黯與希載之相與交密尋究其原
端由於汝益等之閃謀則其所以曲蹊邪逕締結權要從
中図利貽患国家者情態之奸惡罪狀之叵測莫此為甚
若不嚴加重典無以懲後而防患請安汝益安世禎遠遠
定配答曰依啓

二十二日府前啓洪時疇罷職不叙事 依啓
罪人閔章道刑七次不服張希載更招遲晩金元燮更招
二十三日備忘記因義禁沈檀兩日之内無端違牌至於三度
其在分義豈容如是殊甚駭然罷職其代卽爲差出
牌招察鞫
院啓臣等以張希載嚴鞫取服事閱月爭執未蒙允俞三
司力請莫回天聽將無以定國法而服人心何幸鬼蜮莫逃
於 聖鑑之中情節畢露於平問之下當初謗書辭意
出於閔黯之所作爲而希載亦安敢以不忍聞不忍說之等
語筆之於謗札至徹 睿覽乎黯與希載斷無首從
區別輕重低仰之理而伏見判付辭緣則有希載與黯之
父子不可同日論罪減死圍籬安置之命臣等不勝駭

惑之至 殿下於希載必欲屈法而伸恩者豈不以 春宮私
屬只有希載恩所由全也哉希載之於 春宮固為至親而
惡其獲罪於天在法當誅則以 春宮出天之誠仰念 坤
殿之受誣豈不思所以仁義滅親之道乎 殿下初以謂王〻国
毋為希載之罪案而今以春宮私屬有區別之擧則臣等
求之春宮止孝之心所以不安者在此不在彼也初以未得
取服輿情閟鬱今既承款之後猶靳快正王法以雪神人
之痛則復叙之彝倫攸斁何不晦也胥悦之民情幾何不解
体也三尺至嚴輿論益激請罪人張希載亟命按律處
斷須年金廷說獄事時罪人拿問傳旨有問於所達人段
捧之罪人之駭惑固已久矣臣方在鞫廳得見廷說文案
則其時柳自三拿問傳旨曰稱以踈漏至於啓禀問於所

達之人改捧傳旨所達之人即其時御營大將李義徵也其
時添改粧撰皆出於義徵之手替代告者措捏廷說欲起
大獄其所改捧　傳旨中至以廷說稱以下往公州則其宗則
隱接於西小門外其蹤跡之陰秘既至如此等語爲辭其文案
首尾皆無廷說隱接於西小門外之說而義徵猝然𠚤出
此語必欲爲搆成之計其心所在誠不可測此一款請令
鞫廳添入於問目中嚴加窮覈　答曰予意已悉於鞫
廳啓辭之批矣斷無允從之理亟停勿煩末端之事依
啓
鞫廳罪人閔章道刑問八次不服尹大男金元燮刑問各一次
不服閔黯李義徵更招　傳曰推鞫姑罷
府招鞫廳罪人張希載服取後處斷事累日論列而天聽

邈然輿情抑鬱罔已久矣當初流入諺書旣徹於
睿覽渠何敢一向牢諱非日鞫廳同其 聖教別爲
嚴問之時顯之父子造言情節明白宗陳渠亦無辭
承欵其在臣僚孰不痛快乎其造言者雖是顯之父子
而如此絶悖罔測之語何敢流入於宮掖乎其負犯宗
難容貸而至有减死栫棘之命臣不勝駭惑之地謀害
坤殿何等罪名而 殿下亦非不知王法之至嚴而特以
春宮私屬之故貸之以不死如使希載所供出於尋
常罪惡則 殿下處分未爲不可而今其所構誣者
國母也其所負犯者惡逆也擧國之臣庶含憤茹
痛已不可喩而仰惟春宮年雖幼沖德已著聞其
所以大義滅親之心必先於凡爲臣子沐浴請討之

義則輸情之後何可輕加私恩使 聖母受誣衊之累而莫之下雪使奸逆在希載之間而任其偃息耶 殿下如以臣言爲不可則已如以臣言小補於 聖明彝倫之重有獲於春宮止孝之心不悖於 先王三尺之典則誠不待臣之苦口力爭而決賜允兪也明矣抑又稽之於古史證之於我朝夫以王室至親而流言犯科者猶施顯戮不小假借則如希載之締結凶賊謀害 坤殿者何可以春宮私屬之親而受 聖母罔極之誣不行懲討之典以貽我 殿下失刑之譏乎神人共憤国言益激請勿留難罪人張希載按法處斷 答曰已諭於諫院啓辞之批亟停勿煩

我国人物最盛於 宣廟朝其中表著者道學李退溪鄭（以下非是）寒岡文學李栗谷珥成牛溪渾盧蘇齋守愼奇高

峯大升金東岡宇顒相業李東皐浚慶柳西厓成龍李
完平元翼李漢陰德馨李白沙恒福名相沈聽天守慶
洪忍齋暹金東岡貴榮鄭芝衍鄭林塘惟吉鄭藥
圃琢李鵝溪山海隱逸成聽松守琛曺南溟植成大谷
運節士趙重峯憲金千鎰宋東萊象賢文章崔簡
易岦李東岳安訥李月沙廷龜李芝峯睟光權石洲
韠車五山天輅名將李舜臣鄭再佑名筆韓濩名畫石
陽正

沈義謙　仁順王后之弟登第為銓郎時金孝元為承文正
字一日持被往宿於領相李浚慶[尹元衡]家義謙適稟公事往
見之以為新出身名士行止不宜如是厥後力塞孝元清選
盖李相卽孝元姑母夫也朝中一種議論謂金之宿李

相家是至親間事小無所嫌沈以戚里故歷清顯甚不可
遂右金而斥沈一種議論沈雖戚里若執兵權則不可寘不
可幷清選而塞之遂右沈而斥金〻家在東門內故右金者
稱東人沈家在西小門外故右沈者稱西人後因西厓扶救
金黨東人變爲南人黨論漸盛大臣稟 宣廟黜沈爲
開城留守黜金爲富寧府使朝議以爲兩人職所遠近不
同移金爲江陵府使黨論由此而益滋朝紳無一不染於
東西指目中又因南以恭斥西厓右南公者爲小北右西
厓者爲南人